

三只老虎

衍 一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三 只 老 虎

著 黃 一 超
繪 圖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童话，寫母老虎和它的兒子的生活，母虎叫惡山后，它的兒子一个叫嗅，一个叫鳴。它們是山中的霸王。斡察隊來到山里，星荒隊也來到山里，山腰里修了鐵路，母虎被打死了，鳴被捉住送到動物園去了。嗅東跑西走，最後被星荒隊打死了。這本書生動地描寫了老虎的生活，並側面反映了祖國建設的新面貌。

三 只 老 虎

衍 一 著

黃 超繪圖 郭 強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四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：文2003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9/14 字數 28000

1956年8月第1版

195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2000 定價(3) 0.12元



兩只虎“太子”

在南方山区里，有許多这样的山崗。它們不很高，一座連着一座，可以說是一片起伏不平的高地。

这里長滿茅草、荊棘，或者疏疏密密的蘆葦和小灌木叢。大樹是少有的，因为到处都是碎石和石岩，大樹的根扎不下去，長不牢。

但是，它却正好是凶惡的野獸——老虎最理想的居住地。

在我們說的这样的一个山崗上，有一个岩穴。岩穴底下現在就有兩只小东西，正挨挨挤挤地睡在一起，——它們躺在一堆被压得半平半服的草梗上，一下子你把头伸到我肚子下，一下子我把头擱在你肚子上；可是，任誰也不睜眼，任誰也不作声。

它們几乎一生下來就知道：媽媽不在时，應該一声不响。

这时候，山坳下一溜帶子似的密林里，鳥兒已經“早哇，早哇！”的在嘈囂了。

那片連接着密林，長到山崗上去的茂盛的茅草叢，忽然悉悉

索索的掀起一道波浪，向山上卷去。

好几只喜鵲在一棵樹的枝丫上，大声地談起話來。

“喳喳，那只惡山后回家啦！”

“是呀，它生了兩只瞎眼的‘太子’吶！”

“喳，你別弄錯啦，小老虎生下來总是那样的。約莫过一个半月，它們就会睜开眼了。那时候，喳喳，又要叫那些四只脚走路的受害了。”

其他的喳喳喳地叫着，一齐表示同意。

別的鳥兒也叫嚷起來：

“是，是啊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对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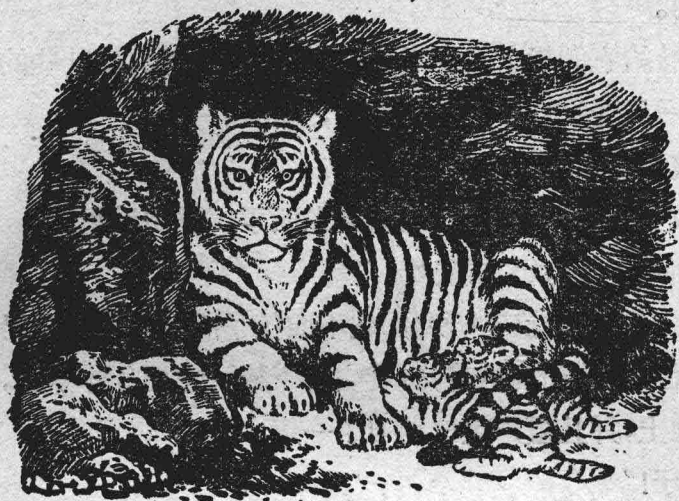
惡山后边走边听。但是，它一声不响，因为鳥兒都長着翅膀，它管不到它們。它想：“要不，我早就把你們一个个撕成碎片了！”

惡山后还没有走到岩石下，它的那股媽媽的味兒，早就給兩只“太子”聞到了。有一只顫着脚，蠕动着，一步一顫地迎上去。媽媽的味兒誘得它饞起來了。

但是，惡山后不讓它走多远，用它的大嘴把它銜着，帶它回到窩里。

它把孩子放下來，自己輕輕地抖了抖斑斕的毛皮上的露滴，側身躺下來，肩膀靠着石壁，蹲起一只后脚。

兩只小東西——兩只“太子”，已經發狂似的用又冷又濕的



小鼻子探索着它鼓脹的乳房了。

惡山后是一只差不多五尺長的大老虎。它的頭圓得像一只大籬筐，頭頂上是一对小得不相稱的半橢圓的耳朵，耳朵边上、眼骨上和臉腮上都圍着白絨毛，寬闊的前胸和腹底也是一片白色。這樣，那些間着黑浪紋的金黃色的虎斑就顯得分外清楚。

惡山后讓它生下來還不到一個星期的兩只虎“太子”吸着奶，自己就開始伸出長着肉刺的舌頭，舐着前爪，然後，揩抹眼角、臉頰，用舌頭上的肉刺刮剔塞在牙縫里的肉渣子。末了，它想要舐一舐它的小“太子”，但是，它的頸又短又直，轉不過去，於是，它把身體一挪，蹲着的一只腳也趴下來了。兩只小太子開始“咿咿”的埋怨，扒着碰着媽媽的肚子，一蠕一蠕地，終於爬到媽

媽面前。

“該給它們起個名字啦！”惡山后想，“那只粗壯些的叫‘噢’吧，那一只呢？……叫‘鳴’。噢鳴，噢和鳴！”

噢和鳴又把頭鑽到它腋下。

“它們過一個時候就能看見東西了，”惡山后想。

“曄，曄，奶，奶，要奶奶！”

惡山后裝作沒有聽到，它不准孩子們一天到晚把奶頭噙在嘴里，但是，噢和鳴扒着，碰着它的腋下。它把身體挪正，腹部貼伏在地上，並且粗聲粗氣地呵了一聲：

“吁！”

噢和鳴完全失望了，才挨着媽媽溫暖的身體睡了。

“啊——呼！”惡山后打了一個大呵欠。

太陽照亮了下面的山坳，是睡覺的時候了；它昨夜下半夜就出去找吃的，現在又飽又瞌睡。它看了兒子一眼，心里想：“它們的樣子，現在看起來一点也不像我，倒像那味道很好的野狸呢！”

它把頭攔在一塊石上，閤上眼睛，蒙蒙朧朧地睡着了，夢見它怎樣在獵捕一只野狸……

惡山后教育兒子

過了一個時期，噢和鳴已經長成另一個樣子。它們蓬鬆的灰黃的毛皮上顯出了稀疏的黑條斑，凶惡的天性也一天比一天



顯著了。

多嘴的喜鵲再也不笑它們是不睜眼的“太子”了。

它們兄弟倆老因為小小的事情就打架，呲着牙，“克尔——克尔——”的互相威吓着，學它們媽媽那樣吆喝：“吁！吁！”

有時，它們伺伏在草堆旁邊，想要捕捉一只在草梗上唱歌的蚱蜢；它們的媽媽還沒有教它們這個呢，但是，它們已經非常喜歡干這樣的壞事了！

蚱蜢逃過了它們，總是一邊飛一邊大罵：

“嘖嘖嘖，惡小子，嘖嘖嘖，惡小子！”

它們也開始跑到山坳下樹林邊去，“嘵，嘵！”的吓唬那些不願意跟它們說話的小鳥。

“喂，你們這些長翅膀的小妖精，”噢大聲說，“你們為什麼不跟我們說話，喂，吁！”

“吁，跟我們說話，吁，听到沒有！”鳴也跟着叫喊。

那些鳥兒一直不理睬它們，并且，還故意編了一支歌來唱：

呵——呼——噲！

看那兩個小東西，

小小年紀太沒禮。

滿口不好聽的話，

一臉凶惡的神氣。

呵——呼——噲！

這樣的小東西，

我們才不理，才不理！

噢和鳴氣得發狂，一邊謾罵，一邊裝作扑擊的姿勢。但是，它們每一次回家來告訴媽媽，媽媽都皺上眉，咬着嘴，不說一句話。

現在，媽媽每一次回來都要找它們，喊它們：“噢，鳴，噢——鳴——，”

噢一听到就往窩里跑，鳴跟在後面；還沒到媽媽跟前，它們因為爭着要走在前面，打起架來。

“吁！”惡山后喝住它們。

然後，它們跟着媽媽回到窩里，不等媽媽趴下來就搶先去舐媽媽嘴上的肉味和血腥了。

“別鬧，吁！”

惡山后像往常那樣又側着身體躺下來。噢鳴就擠着碰着去吮吸已經漸漸收縮的乳房了。



它們使勁的吮呀，啜呀，還沒有半飽，媽媽就不讓吃了。媽媽這種決定是完全沒有價錢講的，雖然它們每一次都請求，埋怨，吵鬧……

“好啦，好啦，到時候，我帶你們到對面找東西吃！”

惡山后不是說說就算。它從現在開始，常常告訴它的孩子野外的情形，各種各樣的野獸小動物，給孩子上“是什麼”的課，回答着孩子的各種聰明或者好笑的問題。

末了，它又教孩子怎樣伺伏，撲擊，捕殺小動物。兩只“太子”就在它面前練習，有時，噢被當作獵物，鳴趁它沒有注意突然撲過去；有時，鳴又扮成一只小野豬崽，讓噢把它撲倒，有時，惡山后用尾巴誘着它們練習。噢和鳴很快就學會了老虎應該知道的

普通知識：

“走路應該不弄出响声。”

“在扑击对方的时候，應該先估量好对方的力量，趁它沒有注意，不讓对方有反抗的机会。”

“在生疏的环境，必須随时防备，把利爪伸出來走路。”

“格斗的时候，必須忍耐，等对方先做第一个动作。”

有一天，惡山后帶回一只半死的小野狸，它把小野狸放下，按在爪下，然后，讓它的孩子撥弄小野狸，咬它，直到那只可憐的小野狸咽了最后一口气，惡山后才讓孩子們分着把獵物吃掉。

于是，噢和鳴不再喜欢吮吸媽媽的乳房，而喜欢吃那些鮮美的獸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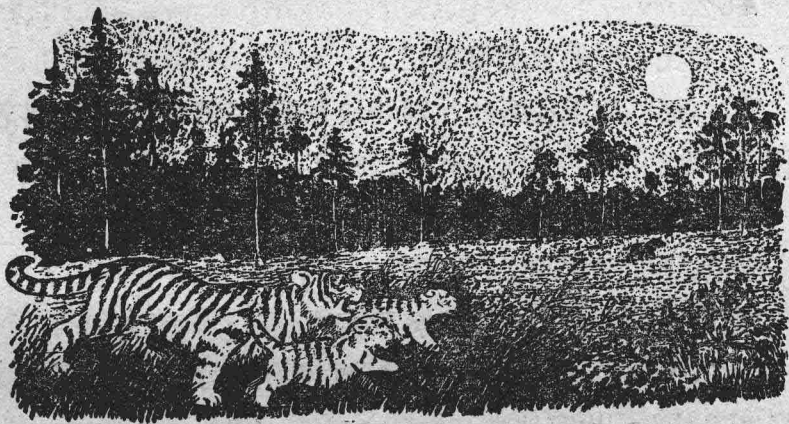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外出

噢和鳴跟着媽媽第一次外出是在晚上。

天黑了，聒噪的鳥兒在傍晚时候談够了，唱够了，現在都伏在窩里。但是，山崗附近又响起草虫和青蛙的“唧唧咯咯”的叫声……

山崗上的石岩下，忽然亮起了兩盞綠熒熒的小灯籠，然后，又有兩盞小的，又有另外兩盞……

一陣風刮过山崗，茅草都索索抖动起來。剛才的綠灯也迎着



風擺了擺，於是，它們就不見了，隱沒在長滿山崗的茅草叢里。

“別亂跑，迎着風走！”說話的是惡山后。

於是，在前面興奮地亂竄的孩子回過頭來瞧着媽媽，四只眼睛，就是兩對綠色的小燈籠。

它們看了看媽媽威嚴而發光的眼睛，順從地轉回來跟在媽媽後面。

“迎着風走，不然，那些狡猾的獵物都會全跑了。”

“為什麼，媽媽。”喚問。

“我們身上有氣味，”媽媽頓了一頓，“順着風它們老遠就聞到了……順着風，我們連蟲子都抓不到。”

它們走到山崗下一條小溪澗旁邊。

“媽媽，怎麼這裡連青蛙和蟲子都不叫啦？”

“它們聽到我們啦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它們比小獸們狡猾得多！”

果然，那些草虫和青蛙在別的地方仍然“唧唧咯咯”的叫着，它們母子到別的地方，这边又叫起來了。

“我們應該把它們……”噢對弟弟說，“要不……”

但是，媽媽把它的話打斷了：

“蠢才，白費力气！少說些廢話啦！”

說完，媽媽迎着吹來的風，帶着它們沿着小溪澗，走向長滿青草和矮樹的一片窪地去。

噢和鳴興奮極了。

媽媽在這裡停了一下，搖了搖鼻翼，像在嗅什麼。

噢和鳴也跟着這樣做。

“媽媽，我沒有聞到什麼，”鳴挨近惡山後說。

“好，從現在起，你們不許問這個那個，不要說話，看着我怎麼做，知道嗎？”

“……”

弟兄倆互相瞧了瞧，沒有說話，跟着媽媽走。

惡山後一步一步地沿着窪地邊上走，它現在走路的声音比茅草、葦秆擺动的声音還要低，它不時又停一下，望望黑黝黝的窪地，搖着鼻翼，但是一點也沒有想走進窪地去的意思，它的兒子只好照着它的樣子做。

在它們附近的草地裡悉索的响了一下。噢和鳴一怔，想要動

作。它們看見草地上有兩顆火似的小豆粒，一條像它們尾巴似的東西在盯着它們。

惡山后對它的兒子說：

“別理它，那是蛇！”

“蛇，像尾巴似的東西，也是發亮的眼睛……”孩子們想。

風送來窪地里一種濃烈的气味：各種樹在夜里都發散出略略帶些苦澀的味道；有的樹剛剛開花，它們發散着使鼻孔發癢的香味；還有那些嫩葦秆，嫩野筍，嫩草都有不同的帶着泥土的味兒……這些气味對惡山后母子們一點也沒有作用，但是，它們却強烈地誘惑着野豬啦，麋啦等等獸類。

嗅和鳴還是跟着媽媽走，但是，突然間，它們的媽媽立定了，它的耳朵抖了抖，低下頭，聳着肩，尾巴尖微微的打了一個卷。

“它看到什麼啦？”

嗅和鳴也學着同樣的動作。

於是，它們都一動不動地站着，一只大老虎和兩只小老虎在窺伺着窪地里的一簇樹叢。

捕 獵

現在可以聽到雜亂的蹄聲——尖小的蹄子踩着腐葉和青草發出的悶澀的聲音，而且聞到一股腥臊發焦的气味，這气味逗弄着惡山后母子的鼻孔……

噢和鳴望了望它們的母親，但是，它仍然像剛才那樣，除了不時地顫動着尾巴，一點緊張的表情也沒有。

它們靜靜地蹲着，而它們注意着的樹叢却响動得越來越厉害了。

還是靜默……

“為什麼？”噢和鳴一點也不明白，“難道媽媽……”

它們忽然看到一群東西在移動，尖長的頭，矮胖的身體；嫩草野筍給拔起來的索索聲，噪响的咀嚼聲……

噢和鳴焦急起來，粘粘的口涎不住地流出來，“染滿血的鮮肉，鮮肉……”它們想得連牙齦也痒起來了，它們的利爪深深地戳到泥土里……

但是，惡山後仍然不動。

“難道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嗎？”

“這樣忍耐到什麼時候呢？”

……那一群東西簡直大胆得使它們生氣了。它們越來越分散，而且，跑到樹叢外來找覓最嫩的葦筍，大聲地嚼着，大聲地啣啣叫好。

這時，噢和鳴沒有看清媽媽的動作，只見它一縱身，呼地躍起，撲到一只距離它最近的東西身上，它們兩個正想向另外几只撲去，但是媽媽已經回到這裡來了。

它咬着那只東西的肥脖子，並且把它甩到肩上背着，招呼着孩子急步地走向一塊空地去。

噢和鳴已經不再注意騷亂的窪地，而是急切地想要尝尝獵物的滋味，它們在媽媽的兩側跑着，跳躍着……

到了空地上，惡山后擺一擺頭，就把那只獵物甩到地上，然后用一只前爪壓緊它，另一只前爪擋住兩個兒子，不讓它們跑近。它張開血淋淋的大口對兒子們命令說：

“等一會！”

然後，它翻動那只獵物，讓兒子趴在一邊，它鍛煉着它們的忍耐力。

“是一只黃麋。”鳴說。

“哼，你，這是一只野豬。”噢盯緊那只獵物說。

那只獵物淌着血，在抽搐，呻吟地哭叫。

惡山后緊盯着它，用爪撥弄它，只要它一抖，惡山后就把利爪攫住它的背脊，用尖利的牙齒咬它。最後，那只獵物痙攣了一陣，全身一松，就軟癱了，又長又崛的鼻子也停止喘息了。

惡山后撥動它一會，說：

“好吧，現在走近來！”

於是，母子三個在分吃着獵物，各咬了一塊，蹲在一邊大嚼起來。

“媽媽，噢說這是野豬，對嗎？”鳴一邊吃一邊問。

媽媽不作聲，但是，它看了看它，表示說：“是的，蠢才！”

它們嚼着又肥又鮮的野豬肉，很快就吃飽了。

“像這樣大的一只野豬，一次是吃不完的。那就應該把剩下

的埋起來。”它舐洗着嘴教訓它的兒子說，“那也得非常小心，應該常常記得我們是不魯莽的，你什麼時候來取食物都得像出獵那樣，認真地看好什麼也沒有變樣，才……”

“難道我們還怕……”噢搶着說。

“呼，別打斷別人說話。”媽媽盯着它，“我們什麼也不怕，除了……但是，讓別的東西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，我們應該小心一點。”

鳴問了：

“媽媽，你說除了什麼，我們……”

惡山后想了一會才回答：

“那是有兩隻腳的叫做‘人’的東西。”

“他們和我們一樣住在山上嗎？”

“不，很難見到，他們不常到這裡來。”

